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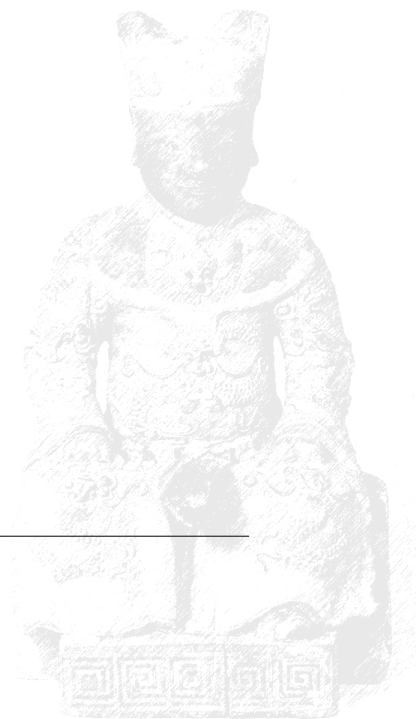
旗津的廣澤尊王寺廟與神壇

撰文／高雄市文山國小教師 李禮仁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梅卿

摘要

旗津古稱旗後，是高雄開發最早的地區，此地自古漁業發達，居民多半依海為生，寺廟神壇林立，尤以海神信仰最多，然作為泉籍移民守護神的廣澤尊王，其神壇數目之多，是頗為特殊的現象。民國九十年代，旗津廣澤尊王的神壇尚稱興盛，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神壇卻逐漸沒落，其原因為乩童的凋零、開壇活動式微與信徒的散佚所致。本文以乩童的個人因素對神壇的影響，進而導致信徒減少，敘述在社會變遷下神壇的興衰與否，重新檢視近十年來旗津廣澤尊王信仰的轉變。

關鍵詞：廣澤尊王、神壇、旗津、鳳山寺、幸威堂



- 壹、前言
- 貳、旗津概況
- 參、廣澤尊王廟壇
- 肆、開壇情形
- 伍、廟壇信徒
- 陸、結論

壹、前言

廣澤尊王，姓郭名洪福，泉州府南安縣人，唐汾陽王郭子儀後裔，民間也稱之為「郭聖王」、「聖王公」、「相公」等，¹為福建泉籍移民之守護神，然而旗津的廣澤尊王是否就是泉籍移民所祭拜？由於社會的變遷與信仰觀念的轉變，信徒的來源是否也隨之改變？學術界有關廣澤尊王的介紹，以陳梅卿的研究較為豐碩，但陳的論述著重在信仰來源與管理組織層面，且發表於1996年至2000年期間，²而關於旗津地區的廣澤尊王信仰，調查了十座神壇，其中有關於乩童與信徒的部分，猶有補白的空間，且十年來的社會變遷是否造成廣澤尊王信仰的興衰？因此本文試圖從廣澤尊王寺廟與神壇³之開壇情形，探討近十年來旗津廣澤尊王信仰的變化情形。

貳、旗津概況

旗津舊稱旗後（旂後、旗后），位於高雄西南方，長11.3公里，平均寬度200公尺，面積1.46369平方公里，南與紅毛港毗連，北濱高雄港與前鎮、小港隔海相望，本區原為一陸連島地形，隨著民國71年（1982）起在旗津的中興商港區建立第四貨櫃中心，以

1 廣澤尊王在同一地域並不一定也有相同的稱呼，根據筆者2011年7月在金門縣的訪查，金沙鎮官澳村龍鳳宮的信徒習慣稱廣澤尊王為「相公」，而同樣位於金沙鎮的內洋村景山宮的信徒，則稱呼為「郭聖王」。

2 陳梅卿一系列有關廣澤尊王信仰的論文有：1.陳梅卿，〈西羅殿廣澤尊王遶境活動〉，《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0（1994年12月），頁275-300；2.陳梅卿，〈臺灣廣澤尊王何處來〉，《臺灣歷史學會通訊》，5（1997年9月），頁31-38；3.陳梅卿，〈旗津神壇〉，《文化視窗》，5（1998年11月），頁31-37；4.陳梅卿，〈說聖王·道信仰——透視臺灣廣澤尊王〉（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0）。

3 本文將以「廟壇」一詞，涵蓋寺廟與神壇。

及民國64年（1975）第二港口的開通，以致陸連島中斷，旗津也因此形成真正四面臨海的離島。⁴本區開發，始於康熙12年（1673）徐阿華搭寮暫居以為捕魚之便。⁵乾隆時港務漸為繁榮，咸豐8年（1858）6月清廷因英法聯軍，被迫簽訂中英天津條約，臺灣開港，同治3年（1864）5月5日在旗後設立打狗海關，並從淡水海關派總巡（Surveyor and Harbormaster）專駐旗後，⁶從此高雄港從過去的漁港轉變為國際商港。據盧德嘉在光緒20年（1894）所撰的《鳳山縣采訪冊》，可知在這以前，旗後就發展為市了。⁷

一、靠海維生的旗津

自高雄開港以來，旗津一直為高雄地區政教的中心，日本治臺以後，明治41年（1908），日人分三期進行高雄港的築港工程，旗後街日益繁榮，日治時期在旗津分設旗後、平和、中洲三町，然當地居民習慣以聚落名稱之，圖2-1顯示，旗後涵蓋旗後、烏松、大汕頭等三大聚落，中洲則包含頂赤竹、下赤竹、中洲仔、七柱、土地公、崩隙等六個聚落。⁸明治42年（1909）海關打狗支廳設在哨船頭（今鼓山區輪渡站附近），大正9年（1920）地方區域重新調整，設高雄州高雄郡高雄街，街役場設在哨船頭，旗津的政治地位於是被對岸的哨船頭所取代。⁹

旗津現有13個里，10,986戶，人口有29,768人，¹⁰為高雄市合併前人口最少之行政區。在人口結構方面，根據陳震東1966年、1976年的統計，旗津的老年化指數在1966年、1976年分別為高雄之最高以及第三高之地區，中位數年齡人口在1966年為最低，而相對

4 林智隆，〈旗津今昔〉，《高雄文獻》，5、6期合刊（1980年12月），頁263。

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926-927。

6 戴寶村，〈高雄開港通商後的航運與貿易（1868-1895）〉，收於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辦，《「慶祝高雄建市80年暨打狗開港104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頁39。

7 據《鳳山縣采訪冊》載：「旗後街，在大竹里，縣西十五里，逐日為市」。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丁部規制街市（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137。

8 訪談期間，旗津當地耆老口中所談的地點，多不以行政區而以聚落名稱之，而且多半沿用日治時期的聚落名稱，例如「七柱」在清末尚未形成聚落，日治時期當地人稱為「七柱」，而戰後均遷至中興里之六百戶（居民對政府興建六百戶之國民住宅稱呼），故本文聚落分布以日治時期呈現。

9 葉振輝，〈旗後街的變遷（1984-1907）〉，《史聯雜誌》，29（1996年11月），頁5。

10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本市各區歷年戶口數統計」。資料檢索日期：2001年9月27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cabu2/statis61B2.aspx>。

依賴人口為最高，¹¹顯示戰後旗津的生產力相對低弱。這種情形，今天亦然，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的統計，截至民國100年8月止，旗津區65歲以上的人口有3,333人，約占全區人口29,768人的11.2%，老年人口比率為高雄市合併前全市之冠，¹²且15歲以上的教育水準普遍低於原高雄市其他各區。¹³此外，旗津的人口結構還有一項特色，即是居民以從事漁業及相關產業者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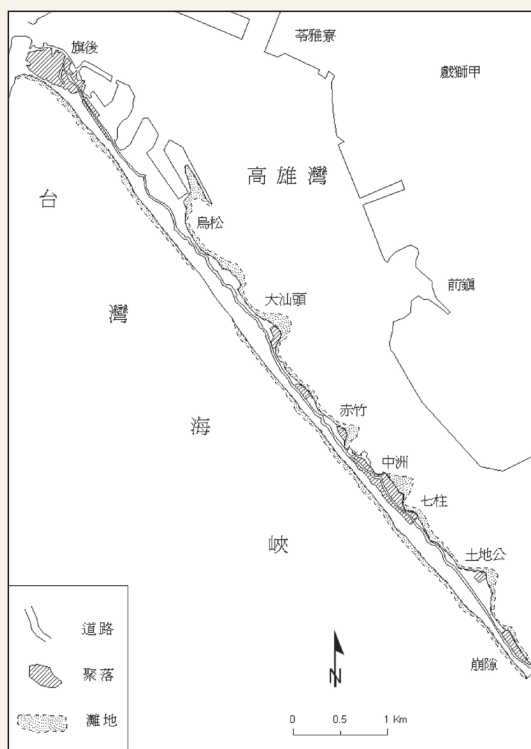


圖2-1 旗津地區日治時代聚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灣地形圖，引自黃棋鉦，〈高雄市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15。

11 陳震東，〈近十年來臺灣五大都市人口變動之研究〉，《臺南師專學報》，12（1979年12月），頁61。

12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各區100年8月年齡分組統計」。資料檢索日期：2001年9月27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cabu2/statis61B6.aspx>。

13 以99年底15歲以上原高雄市現住人口教育程度統計：旗津區國中與國小（含以下）的人口占56%，其次是小港區的39%，第三為前鎮區的34%，而專科、大學以上畢業的人口占最少比例者依序為旗津16%、小港26%、前鎮30%。參照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各區99年底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統計圖」。資料檢索日期：2001年9月27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images>。

旗津地區附近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自古漁業發達。根據荷蘭人彼得·凡·達謨（Pieter van Dam）的說法，在明朝永曆年間，中國人每年11月底至翌年1月中旬，有80至100艘的戎客船，航行到打狗（高雄）海域捕捉烏魚。¹⁴又根據《大員（今臺南安平）商館日誌》記載：「西元1633年3月至1638年5月間，有很多漁船及商船向大員航行至打狗捕魚或購運鹿皮及石灰等物，而所捕之魚，大都是烏魚，12月至2月間烏漁業者最為隆盛」。¹⁵清代於此地捕烏魚的景象依然持續著，康熙22年（1683）林謙光《臺灣記略》記載：「泥鰱、烏魚，出於坑仔口、打狗港。蟬蝦，出於蚊港。蚶、蜆、螺，海濱俱產」；¹⁶又乾隆29年（1764）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按設寮牽罟，錯居海濱，萬丹、歧後、大林蒲三魚利最多，牽網亦最夥。夏秋採捕諸魚，罟網細密；隆冬捕烏魚、塗魷，罟網則堅大」。¹⁷故知旗津水產豐富，尤其以烏魚最為著名，以致清代在旗津西岸建立旗後、頂烏松、下烏松、大汕頭、頂赤竹、下赤竹、中洲、土地公、崩隙等9個以漁業為主的聚落。¹⁸

日治時期中洲地區的漁民亦以捕烏魚享負盛名。¹⁹日治後期日人引進動力漁船，旗津地區開始有近海與遠洋漁業的發展。此外，在港口、交通位置、工資低廉以及日本選址的考量下，造船工業亦被引進旗津地區，隨著造船廠的設立而聚集了相當數量的勞工，其他相關產業如船舶五金、油漆、電機、木材等也吸引不少工人前來工作，這些以漁業為核心的周遭產業，也提供旗津居民另一種就業工作的機會。²⁰光復後，由旗津地區戰後歷年人口統計可看出，旗津地區的漁業人口占大部分，加上現有上竹里漁港、中洲漁港、大汕頭漁港、旗後漁港、中興漁港等五大漁港，以及南汕魚貨交易市場與旗後、中洲兩大漁市場，²¹旗津的漁業從業戶數與漁戶人口數亦為全市之冠。²²從以上水產資源、

14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2006），頁55。

15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志續修概述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68），頁20。

16（清）林謙光，《臺灣記略》，收於杜臻撰，《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64。

17（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120。

18 黃棋鉦，〈高雄市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21、28。

19 同上註，頁52。

20 同上註，頁101。

21 張守真、許一男主編，《旗津紀事》（高雄：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1998），頁38-42。

漁港數量、漁業相關產業以及漁業人口比例來看，故知本區人口以漁業為主要的維生方式，居民的漁業文化性格濃厚。

二、宗教概況

旗津區的寺廟神壇眾多，據1993年《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宗教篇》所示，旗津的寺廟神壇合計約有70多座（表2-1）：²³

從表2-1可觀察到旗津廟宇祭祀主神的前三名為王爺16座、觀音菩薩10座、天上聖母8座。廣澤尊王為地方守護神，在旗津地區竟然有5座。²⁴從祭拜較多的王爺、天上聖母可得知旗津地區多疾病流行（王爺信仰）與靠海吃飯的謀生方式（海神信仰）有關，至於地方泉籍移民的守護神竟高達5座，由於作者並沒有對寺廟給予精確的定義，我們認為廣澤尊王這5座寺廟應該是作者將寺廟與神壇混合計算所得出的結果，為廟壇之數量較為合理。總之，即使是廟壇合計的數量，廣澤尊王的廟壇數，為數也算多。至於與廣澤尊王同樣有5座的玄天上帝廟，我們以為這與玄天上帝廟壇皆有乩童為信徒服務，所以信徒較多，相對的廟宇也比較多。

表2-1 旗津地區祭祀主神與寺廟數

主神別	寺廟數	主神別	寺廟數	主神別	寺廟數	主神別	寺廟數
王爺	16	觀音菩薩	10	天上聖母	8	廣澤尊王	5
玄天上帝	5	關聖帝君	4	福德正神	3	九天玄女	2
萬應公	2	清水祖師	2	天史公	1	甘露神	1
地藏菩薩	1	包公	1	蔣中正	1	天良公	1
祖師公	1	張公法王	1	鍾府大元帥	1	王母娘娘	1
三仙姑	1	南極仙翁	1	一妙菩薩	1	順天聖母	1
宋王	1	金母娘娘	1	臨水夫人	1		

資料來源：整理自宋光宇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宗教篇》，頁188-198；宋光宇，〈高雄市各區寺廟神壇〉，頁141-150。

22 1988至2010歷年《高雄市統計年報》（高雄：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編），「農林漁牧業」。

23 宋光宇編纂，《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宗教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3），頁188-198；宋光宇，〈高雄市各區寺廟神壇〉，《高市文獻》，6（1、2合刊）（1993年10月），頁141-150。

24 旗津七柱的民眾皆姓郭，因此拜廣澤尊王，從另一角度而言，是充滿拜同姓（甚至是祖先）保護神的色彩。

表2-1所呈現的是十八年前的情形，近二十年來廟壇已有所增減，現在內政部登記立案的廟宇（如附錄），以主祀王爺及天上聖母最多，王爺廟有6座、天上聖母廟有3座，仍是與本區濱海性質有關，為出海捕魚的旗津人所賴以守護的神祇。然而廣澤尊王的廟壇十八年前有5座，今則僅登記寺廟（鳳山寺），神壇因沒有登記所以未能清楚呈現。

參、廣澤尊王廟壇

有關廣澤尊王的事蹟已在《說聖王·道信仰——透視臺灣廣澤尊王》一書中的頁10到15中述及，此處略之。至於廟宇與神壇之定義也在前述宗教概況中述及，此處亦略之。

陳梅卿於1995～1998年間的田野調查，旗津地區有一座廣澤尊王廟宇鳳山寺²⁵和10座神壇，依設壇前後，分別為萬鳳殿、幸保堂、幸山堂、幸威堂、保聖堂、幸順堂、幸玉堂、廣武堂、保安堂、幸聖堂，如表3-1所示。

表3-1 旗津主祀廣澤尊王之神壇

寺廟 / 神壇名	地址	創立年代	分靈處	設壇理由
萬鳳殿	廟前路103巷10號	不詳	祖先自晉江攜帶來臺	不詳
幸保堂	安樂巷209-9號	1970年前後	小琉球幸山寺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幸山堂	安樂巷232-6號	1970年	小琉球幸山寺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幸威堂	廟前路30巷47號	1980年	小琉球幸山寺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保聖堂	中洲三路337號	1982年	大樹保安宮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幸順堂	中洲三路73號	1984年	小琉球幸山寺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幸玉堂（朝陽殿）	旗津區北汕巷83-12號	1984年前後	小琉球幸山寺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廣武堂	不明	1986年	保安堂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保安堂	永興巷5號	1987年	臺南西羅殿	設壇祭拜
幸聖堂	復興巷5-32號	1990年	小琉球幸山寺	家族成員成乩而設

資料來源：陳梅卿，《說聖王·道信仰——透視臺灣廣澤尊王》，頁80；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資料檢索日期：2011年7月5日。網址：<http://religion.moi.gov.tw/web/index.aspx>。

25 鳳山寺座落在中洲最大廟宇「廣濟宮」後面，亦是旗津唯一一座主祀廣澤尊王的廟宇，其信仰來源是由泉籍移民自原鄉攜帶神像或香火前來。鳳山寺原名「朝鳳寺」，為昭和19年（1944）信徒郭、吳、蕭等姓所建，光復後才改名為鳳山寺，信徒以中洲仔「七柱」為主。閩南人稱叔伯各自分家自立門戶者為「一柱」，清初有七位郭姓兄弟在此地落戶成家，由於家產富有又深得民眾敬重，故稱此地為「七柱」。「七柱」在今旗津區中興里一帶，乃旗津區第一個因人得地名的地區。鳳山寺原先並不在此地，民國74年（1985）因興建貨櫃場及海底隧道才遷移來此。

設壇理由幾乎都是家族成員成乩而設，各壇的成立，除了保聖堂和保安堂分別分靈自大樹保安宮與臺南西羅殿之外，有「幸」字的神壇大都自小琉球幸山寺分靈而來，彼此間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幸山堂之乩童在成乩之前常至幸保堂幫忙，幸順堂之乩童其母則常至幸玉堂問神，而幸玉堂之乩童與幸威堂之乩童，其母原為幸保堂堂生，幸聖堂之乩童亦曾求醫於幸保堂，因此，有「幸」字的神壇，雖說皆分靈自小琉球幸山寺，實際上，則是從「幸保堂」衍生而來，究其原因，可能為乩童習藝有成之後自立門戶，或因某些原因而告分裂，而又考慮到正統與位階問題，所以才自最初的分靈處再度分靈，以求分庭抗禮。²⁶

圖3-1為廣澤尊王廟壇在旗津的分布情形，從圖3-1可看出，神壇集中在傳統的旗津北部（舊旗後部落），有8座之多，此與該區域開發較早、人口最密集，以及廟宇林立宗教活動頻繁等因素有關，旗津南部的中洲地區，則開發較晚，居民也較分散，所以廟壇較少，僅有保安堂、鳳山寺2間。

表3-1的10所神壇，廣武堂目前地點不明，我們多次尋訪尚未明瞭，幸山堂爲主持人捐地蓋廟，頗具廟宇規模，其餘8壇皆在路邊或座落在蜿蜒曲折的小巷中之民宅，乃爲生活空間與祭祀空間混合之處所。幸威堂所處的位置在日治時代爲墳墓區，根據幸威堂信徒表示，日治時期旗津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現在的天后宮、菜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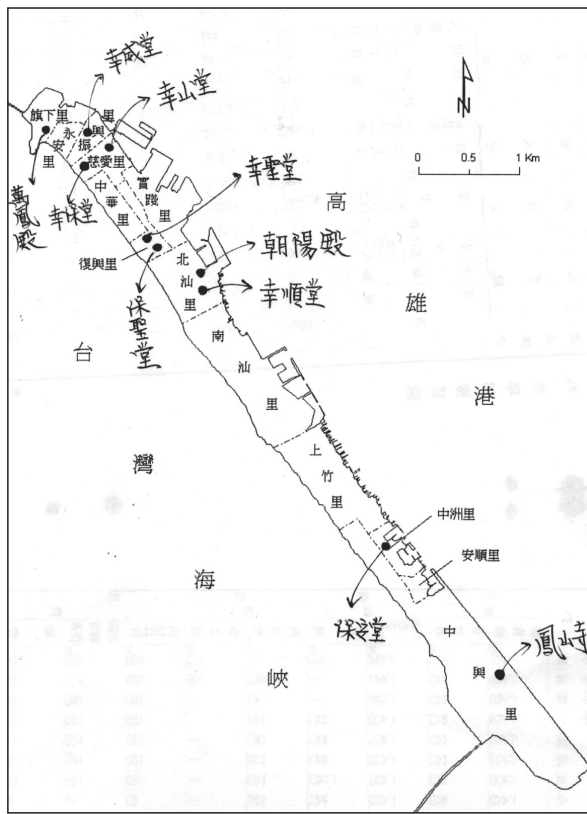


圖3-1 旗津廣澤尊王寺廟神壇分布圖

資料來源：旗津區公所，引自黃棋鉦，〈高雄市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頁21；「●」為筆者實地調查。

26 陳梅卿，〈說聖王·道信仰——透視臺灣廣澤尊王〉，頁81-82。

一帶，從菜市場往外都是墳墓，港務局建築完成後才漸漸改觀。而唯一廣澤尊王廟宇鳳山寺，則是因興建海底隧道、貨櫃場，在民國74年（1985）才遷來現在的位置。

旗津廣澤尊王神壇為私壇性質，皆為管理人制，負責人本身即為管理人，通常由乩童擔任。鳳山寺為一廟宇，設有管理委員會，並另請專門會計司理財務及廟祝管理日常業務，會計採上下班制，每日上班8小時，廟祝姓莊，住於廟中，據現任廟祝莊先生表示，新廟祝的應徵資格須具備有經驗且年齡在62歲以上，莊先生因符合以上條件並為在地人，故前來應徵。²⁷

鳳山寺在1987年即組管理委員會，目前為第六屆，任期四年，主委為郭明富。委員之資格為信徒年滿60歲者，只要想當委員者，即可選舉，選舉辦法為在神前擲筊，先選出15或16名委員，再由委員中推舉主委。目前列名信徒只有10餘人。由於鳳山寺信徒大都彼此認識，所以不用選舉辦法推選委員，而由擲筊（即由神意決定）選出。

在以上10所廟壇中，以幸玉堂（今名「朝陽殿」）的變化最大。幸玉堂曾一度更名為「幸山宮」，舊址在中洲三路79巷1號，原本為民家所拜，主神奉祀廣澤尊王與十三太保，殿中有一裱記載「朝陽殿」之沿革：

本殿主奉祀廣澤尊王、十三太保，源由小琉球幸山寺分靈至旗津幸玉堂，茲因恩主廣澤尊王、十三太保屬現神蹟，因是私堂奉祀空間有限，經由信徒提議討論，欲建廟貌之所。此廟地乃由十三太保親駕巡靈，經眾信徒向上蒼奏旨改為「幸山宮」，而因各種因素，再由信徒莊傑閔等人四處奔波之下，設立香案，俵化文疏再奏上蒼，由上蒼降旨為「朝陽殿」之廟名，於民國九十八年歲次己丑年，興工動土，眾信徒配合神輿指示，再由信徒莊傑閔等人前往大陸詩山鳳山寺與十三太保之行館求取香火回臺，聘請名師彫塑廣澤尊王、妙應仙妃、十三太保金身寶像。本殿另有玄天上帝、殷郊太子與車城福安宮分靈福德正神供信徒參拜，歷經多次波折，本殿擇於民國一百年歲次辛卯年九月初五入火安座，同日禮慶成高功道長演請真聖祝白全科，祈求四業榮盛，國泰民安，眾善信隨神輿遶境，神人共樂。（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27 訪問鳳山寺廟祝莊先生，2011年6月。



圖3-2 朝陽殿（舊名幸玉堂）（李禮仁 攝）

由以上之沿革得知，朝陽殿的前身為「幸玉堂」，因信徒日眾，祭拜空間過於狹小而建廟，並改名為「幸山宮」，但為何「幸山宮」又改名為「朝陽殿」，沿革中隱晦不談，只以「因各種因素」一語帶過。事實上據我們所了解，乃為前任宮主身陷財務危機，無力經營，神壇不得不交由他人管理。朝陽殿的現任負責人莊傑閔是旗津在地人，為前任宮主兒子的童年玩伴，素來信奉廣澤尊王，除了旗津本堂外，亦拜苓雅區的「保安堂」與臺南的「西羅殿」，並已祭拜了十幾年，值前任宮主財務困難，導致神壇經營不善，漸入衰微，信徒四散，莊傑閔不忍神壇荒廢，四處奔波籌建新廟，復受聖王公感應，指示為管理人，實際負責廟中大小之事。²⁸賴其用心經營下，98年10月以後，宮運慢慢恢復，遂向國有財產局租地建廟，興建中暫停辦事，只接受信徒擲筊問事，於2011年10月1日（農曆9月5日）竣工並開宮，並改名為「朝陽殿」。今後此壇的動向，與新乩童的來臨與否有密切關連。

28 訪問朝陽殿負責人莊傑閔，2011年6月。

肆、開壇情形

乩童為開壇活動的主角，扮演著人與神之間的媒介，其功能是藉由神靈附體，將神的諭旨傳達給人並將人的意思傳達給神。

旗津地區廣澤尊王廟壇平時除了讓信徒拜拜外，其主要活動為提供信徒問事，信徒所問之事多是生活中的疑難雜症、運途等，也有辦理收驚。²⁹鳳山寺為廟宇，定期開壇，服務信徒。至於神壇的開壇情況，各壇都不一樣。

民眾口中的「開壇」，壇方稱為「辦事」，對前往求助的信徒立場，稱為「問事」。表3-2說明目前旗津廣澤尊王廟壇的開壇情形，目前有開壇辦事的僅有鳳山寺、幸山堂、幸威堂、幸聖堂4所。

至於開壇時間，各廟壇相當不一，所有廟壇農曆7月皆不開壇，幸威堂與鳳山寺開壇時間較為固定，幸威堂在週一到週五晚上8點多至10點左右；鳳山寺為了服務民眾，所以固定在星期三、星期六晚上8點多開壇，信徒採現場登記制，初一、十五休息，當天只誦經；其餘各壇多採當天預約或只要乩童有空便隨到隨辦。此外，辦事所需時間通常不會太久，一人約莫10來分鐘左右。

表3-2 旗津廣澤尊王廟壇開壇情況

神壇	開壇時間（辦事時間）	有無乩童 / 乩童性別	信徒報名方式	信徒來源
鳳山寺	週三、六	有 / 男	現場報名	附近居民
萬鳳殿 ³⁰	無	有 / 男	無	不明
幸保堂	無	無	無	不明
幸山堂	無固定	有 / 女	電話預約	附近居民
幸威堂	週一～五	有 / 女	電話預約	鄰近居民、 以前居於此地的居民
保聖堂	無	有 / 女	無	不明
幸順堂	無	無	無	不明
朝陽殿	無	無	無（僅擲筊）	不明
保安堂	無	不明	不明	不明
幸聖堂	無固定	有 / 女	現場洽詢	附近居民

資料來源：2011年5月至10月實地調查

29 周榮杰，〈閒談童乩之巫術與其民俗治療〉，《高雄文獻》，30、31期合刊（1987年10月），頁109。

30 前稱鳳山寺龍鳳殿。

若廟壇前有足夠的空間，很容易成為附近民眾社交集聚之所，例如鳳山寺與幸威堂在開壇之前，往往會有左鄰右舍聚集聊天，交換日常生活上發生的事情；其餘各壇則在自家住宅內，由於空間狹小，或壇前為道路、巷弄，所以減少民眾聚集。在開壇之前，神壇的工作人員如桌頭、神壇助理等會先整理環境，一邊與附近居民閒話家常，一邊等待乩童就位，此時問事信徒姍姍而來在外等候，等乩童就位完畢後，即依序唱名入內問事。

幸威堂、鳳山寺由於開壇較為頻繁、固定，信徒堪稱絡繹，因此以幸威堂與鳳山寺為例，來介紹開壇情形。

幸威堂的壇方助理對乩主尊稱為「主公」或「恩主公」，乩主立於桌案正中央，「桌頭」立於兩旁，主司翻譯及遞送符紙、毛筆，問事信徒亦立於乩童身旁。乩童作法乃是以神附身，藉口中所唸的神語明示神意，一開始乩童就位後，先唸著咒語，召喚或延請神明降身，不一會兒即「起乩」，「起乩」時一邊拍打桌案，一邊吟唱咒語，此時嘴裡所出現的已是被附身時的神明口音（小孩口音，可能是十三太保之一），對信徒傳述神明的指示，桌頭則扮演乩童與信徒之間溝通的橋樑，將天語翻成普通話曉喻信徒；



圖4-1 幸威堂（李禮仁 攝）



圖4-2 鳳山寺（李禮仁 攝）

另一桌頭則手持毛筆，幫乩童沾墨、遞金紙供乩童撰寫符語，過程中乩童多以吟詠方式替信徒指點迷津或畫符解厄。信徒問事完畢之後，通常會以捐香油錢或買香燒金紙祭拜廣澤尊王。

鳳山寺星期三、星期六為辦事日，星期三、六若逢初一、十五或神明聖誕日則不辦事，農曆7月不開壇，農曆12月24日送神，至隔年正月15日亦不辦事。前來問事之信徒多為附近居民，所問之事多為身心不舒服、運途等項。該寺配置一位乩童³¹和兩位桌頭。信徒問事須當場填寫報名資料。乩童以手搖手轎，桌頭在一旁猜解神諭，若猜中，乩童便舉起神轎往桌上一擊，反之則搖動神轎表示未猜中。³²

我們曾目睹鳳山寺開壇情形，在辦事之前，乩童與其中一位桌頭開始搖手轎「請神」，此時信徒仍在堂外，神靈附身後才請信徒入內，乩童傳達神諭的方式跟其他神壇不同，此時神靈會藉由手轎轎腳在桌上寫字示意，過程中乩童皆保持沈默，全交由一旁

31 據鳳山寺廟祝表示，乩童姓郭，現年約56歲，旗津在地人，在鳳山寺擔任乩童已有七、八年。2011年10月訪談。

32 周榮杰，〈閒談童乩之巫術與其民俗治療〉，頁81。

的桌頭翻譯給信徒聽，信徒也可現場回答或提問，等傳達完畢之後，乩童會以手轎及清香在信徒的額前祝禱，桌頭則焚燒金紙在信徒身體周邊去邪除穢。

以上廟壇除了幸威堂、幸山堂、鳳山寺的乩童照常辦事外，其他6所神壇有多所已是處於開壇停滯狀態，停滯的原因如萬鳳殿停辦的理由是乩童年事已高，體力不勝負荷所致；幸保堂自從乩童離去後，信徒散佚，就沒有辦事活動了；幸玉堂（朝陽殿）也因乩童離壇，又值負責人易主、神壇重建，而暫停辦事活動。除了開壇情形之外，表3-2所調查的乩童，6位中女性占了4位。據上次的調查中有5個神壇的乩童是女性，此次還是有神壇的乩童是女性，且幸威堂、幸山堂、幸聖堂的乩童未換新人，保聖堂的乩童不知換人與否，但知道已經很久未開壇。女性乩童比例頗高，是否有什麼特殊原因，我們尚不得而知，推測其原因，可能來到旗津討生活的女姓，生活困苦，容易患有精神上的疾病，早期精神醫療較不發達，況且本身教育水準不高，求助於現代醫療的觀念較欠缺，自然以民俗療法為其主要管道，民間宗教遂成為其精神慰藉的主要出口，種下日後成乩的因緣。

伍、廟壇信徒

旗津的居民除本地人之外，外來移民以澎湖人居多。³³澎湖於冬季時因盛吹東北季風不利農業生產，故有許多澎湖人於農曆春節後來到高雄打工，至農曆6月後澎湖漁季來臨時再返回澎湖，而來到高雄的澎湖人主要集中在旗津。³⁴

日治時期日本進行三期的高雄港築港工程，自明治41年（1908）起，日人在高雄的築港計畫，吸引大量澎湖勞動男性遷往旗津。³⁵天后宮就有一澎湖眾弟子在大正15年（1926）所敬獻「祐我鄉民」之匾額。³⁶戰後移民高雄的澎湖人，仍然以旗津區為最多，

33 澎湖人遷移至高雄，首先是在旗津地區，遷移的因素主要與高雄都市快速發展所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澎湖高雄間的交通以及漁業的興起有關。參見蔡佳芸，〈高雄市境澎湖籍民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51-56。

34 岩石久太郎，〈打狗港〉（微縮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攝製，1911），頁16。

35 尹建中，〈澎湖人移居臺灣本島的研究（三）〉，《碇咕石》，11（1998年6月），頁56-57。

36 楊玉姿，〈旗津區風華回顧〉，《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2002年10月），頁56。文中曾提及此事，但我們於2011年9月10日造訪天后宮時，未能找到此匾，廟祝亦表示不清楚，此匾因何而撤除或遷移他處，有待進一步了解。

依據《澎湖縣志·人民志》記載，民國42年（1953）澎湖籍移民在高雄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中，旗津區有28.0%最高，其次為鼓山區24.7%、鹽埕區22.3%。³⁷然而據「高雄市澎湖廟名冊」所示，澎湖人在旗津區所設的廟宇僅有「萬應公祖廟」和「高通保安宮」2座，反而為高雄市各行政區澎湖廟最少之地區，³⁸此點頗耐人尋味。而在廣澤尊王的信徒中，澎湖人（澎湖人後代）是否占多數？因鳳山寺和幸威堂的辦事時間較為固定，且問事人數較多，因此我們訪談幾位前往問事的信徒，因情況雷同，擷取幾位記述如下：

一、陳XX氏

男性，約40來歲，自由業，高雄市小港區人，妻為旗津人，岳母為聖王信徒，其妻近來有精神上的問題，看了醫生仍不明原因，岳母受到聖王感應指示來幸威堂問事，陳氏成為信徒的理由，乃因家庭慣習（岳母常問事的習慣），復因其妻以前曾住旗津之地緣關係。然而陳氏也表示對此類效果尚抱持疑態度。

二、王XX氏

女性，70歲左右，是澎湖第三代移民，世居旗津，因居家附近蓋海造場（游泳池）而遷往大汕頭，據她說，附近許多人家曾因海造場的興建而大舉遷移。王氏因以往居家地緣關係而成為信徒，近來因其小叔運途不順，常跌到、生病，故前來問事。

三、林XX氏

男性，約30歲，造船廠工人，旗津人，無明顯病情或遭遇，只是最近不來由的感覺怪怪的，雖有看醫生但診斷不出原因，故來此問心情上、工作上的運途。林氏為土生土

37 李紹章，《澎湖縣志·人民志》（澎湖：澎湖縣政府，1960），頁105。

38 澎湖廟在高雄市設立的廟宇，在鹽埕區有11座、鼓山區9座、新興區5座、前金區2座、苓雅區5座、三民區12座、前鎮區6座。見黃有興、高明宗編撰，《澎湖廟在高雄市》（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569-570。

長的旗津人，是澎湖人第三代，同樣是澎湖人第三代，但此人年紀與王XX氏明顯相差許多，可能是戰後才來到旗津的澎湖人。為何選擇來幸威堂問事？乃因小時候為附近居民，因都市規劃（消防設備、道路重劃等）的關係而遷移至別處。

四、許XX氏

女性，約45歲，旗津人，澎湖移民後代，為幸威堂街坊鄰居，亦為幸威堂之文案（桌頭），信仰堅定，定期來神壇幫忙，對我們的訪查表示歡迎，但卻多所不談（可能忙於招待神壇事項）。

五、陳XX氏

男性，約42歲，旗津人，勞工，住於鳳山寺附近，最近感到身體不舒服而前來問事，自幼開始，即以廣澤尊王為主要信仰，近來工作較為忙碌，但對鳳山寺的相關活動都相當留意。

六、王XX氏

女性，30來歲，旗津人，家庭主婦，附近居民，抱著2歲多的兒子前來問事，因其子最近頻頻感冒，而且一有不適就哭鬧，吵得家裡沸沸揚揚，求助西醫卻屢不見療效，乩童告知這個小孩天性較為「囉嗦」，一旦入學後情況就會改善，孩子母親聽後頗為稱是。

從訪談中得到初步的歸納：信徒為澎湖人或旗津人各參半，雖說廣澤尊王是泉籍移民的守護神祇，但旗津參拜廣澤尊王的人，僅知是在地人，是否為泉州裔者則無法得知。也有少部分是原先居住神壇附近的信徒，後來遷移至高雄市其他行政區後再回來參拜的。信徒年齡多為中年以上，出身勞工階級或家庭主婦，也多為街坊鄰居或以前曾居住於附近的居民，所問之事不外身體病痛或心理健康等等，而且都曾經過西醫診療而無效者，顯示問事信徒遇到疾病相關問題還是會先求助於現代醫學，診療無效後才會歸因於「不可知的因素」再前來求助於廣澤尊王，故其信仰的堅定性似乎已不是那麼全然。

這種先尋求醫學管道未果，再採用民俗治療的現象，在現代社會的臺灣似乎已成為信徒普遍進行的方式，根據師範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吳就君女士對於臺灣民間醫療行為的調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其通常是採用民俗醫療、中醫、西醫等其中二種醫療系統來尋求治療，只依靠一種醫療系統的僅為少數，而且這種情形，城市居民比鄉村居民更為常見。³⁹在高雄都會區邊緣的旗津，都市化未如對岸高雄市，因此居民遇到身體（心理）問題時，一方面尋求現代醫學解決，另一方面也同時以民俗醫療為紓解管道。

陸、結論

自上次調查以後，已經忽過十年，旗津的人口目前在高雄市中老化人口比例最高，且人口外流嚴重，受高等教育的民眾多遷離本地，留在旗津的居民教育水準並未提昇。澎湖移民的後裔很多，但是都是生於旗津而非移民第一代。

旗津的廣澤尊王神壇，場地多是設在自有住宅的一樓客廳，開壇辦事時間多不固定，須事前預約或現場洽詢，鳳山寺因為地區性廟宇性質，以服務信眾為宗旨；幸威堂因信徒較為熟絡，故開壇時間較為固定。至於信徒來源，大多是在地旗津人，這裡面不乏早期澎湖移民的後代但生於旗津，不論是傳統旗津人或澎湖人後代，通常都是附近人家或是以前曾居住在附近現遷居他地者，彼等又都減少跨區（壇）問事，顯示信徒來源主要是憑藉著地緣關係，也由此可看出，隨著社會的變遷，廣澤尊王已由早期泉州裔的信徒，擴及在地各個祖籍的信徒，充分展現「在地化」的信仰特色。

信徒所問之事多以身心疾病為主，求助乩童的信徒，因與乩童和整個社區間存在共同的心理文化背景，在科學（醫學）未發達或尚未普及的年代（地方），由於對神明的敬仰，遂轉移到神媒乩童身上，對於乩童治療產生心理上的期待作用，但由於現今教育水準提高，許多信徒的觀念已與傳統不同，以往的信徒大小事均會先來求助於乩童（神明），現在的信徒則通常不會對乩童治療視為惟一或直接（最優先）的方式，而大多是先尋求現代醫學管道，若情況不明或未能治癒，再尋求乩童等民俗治療。我們認為，旗

39 周榮杰，〈閒談童乩之巫術與其民俗治療〉，頁116-117。

津的神壇之所以沒落，除了乩童開壇辦事漸少之外，醫藥水準的普及與信徒教育水準的提升，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現代化醫療與教育水準下，信徒遇到問題還是會先從科學治療著手，治療無效後才會尋求超自然的解決方式。當我們訪談信徒時，總是隱約的感覺到，信徒來神壇的目的未必是企求完全的治癒，而是帶有一點心理上的紓解作用，想知道是否受到惡靈的纏縛或神靈的眷顧，由此看來，信徒的思想型態，某些程度已被現代化所淘洗，漸漸地衝擊到原本信仰的堅定性。

對照陳梅卿十幾年前所進行的調查，旗津廣澤尊王神壇主要的改變，就是乩童的凋零與開壇活動的式微，⁴⁰乩童在十幾年前原有10位，至今只剩6位，其中或已過世、或已離去、或因年事已高。6位中有4位是女性，其中3位已知是澎湖移民第二代，而且是十年前已開始辦事，此部分在《說聖王·道信仰——透視臺灣廣澤尊王》頁83已述及，不再累述。為何在乩童懸缺的情形下，又沒有訓練新的乩童接任？主要的理由是很少人願意接受乩童的訓練。健保實施之後，身心症之治療、費用正由健保負擔大部分，民眾在身心症治療中已不會成為龐大之經濟負擔，因此採用民俗療法者銳減，當然願意接受乩童訓練——受禁者就減少，新的乩童培育即銳減。乩童之銳減直接影響到開壇辦事活動，信徒問事管道受阻，導致信徒流失、神壇沒落，目前僅鳳山寺、幸山宮、幸威堂等3間仍維持一定的辦事活動，其他則或有或無、渺茫不定。

而以結構性的改變來看，旗津廣澤尊王廟壇變化最大的應為「幸玉堂」，其變化原因是由於前任負責人（管理人）經營不善，導致財務危機而引發信徒的不信任，致使神壇搖搖欲墜，所幸經由現任負責人的銳心經營，使幸玉堂煥然一新，並改名為「朝陽殿」，堂務逐漸復甦。

最後，此次調查之後，澎湖籍移民之後裔依然是廣澤尊王神壇中最主要的角色，無論乩童或信徒，人數最多，當然與旗津澎湖籍後裔之人口數有關。我們未做過旗津區媽祖、王爺、觀世音菩薩神壇之調查，無法比較其他神明的神壇之澎湖籍後裔乩童與信徒是否也是最多？希望在今後的研究中能得到答案。

40 就臺灣近一、二十年來社會風氣的轉變如大家樂等簽賭情況的消退，或許也是造成旗津神壇沒落的主要原因之一，然此觀點尚未得到田調的證實，今先暫時忽略。

參考書目／

（一）史料

- （清）王瑛曾（1957），《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清）杜 臻（1957），《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清）盧德嘉（1957），《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紹章（1960），《澎湖縣志·人民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68），《高雄市志續修概述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編（2011），《高雄市統計年報（1988~2010）》，高雄：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 楊王生主纂（1993），《續修高雄市志·卷8社會志·宗教篇》，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63），《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二）專書

- 高雄市發展史編纂小組（1988），《高雄市發展史》，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陳梅卿（2000），《說聖王·道信仰——透視臺灣廣澤尊王》，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
- 曾玉昆（1995），《高雄市各區發展淵源（下）》，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黃有興、高明宗編撰（2005），《澎湖廟在高雄市》，澎湖：澎湖縣政府。
- 張守真、許一男主編（1998），《旗津紀事》，高雄：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
- 曹永和（2006），《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
- 岩石久太郎（1911），《打狗港》，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 增田福太郎（1996），《台灣本島人の宗教》，臺北：南天。

（三）學位論文

- 黃棋鉦（2007），〈高雄市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佳芸（2004），〈高雄市境澎湖籍民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期刊論文

- 尹建中（1998），〈澎湖人移臺灣本島的研究（三）〉，《碇咕石》，11，頁49-66。
- 宋光宇（1993），〈高雄市各區寺廟神壇名錄（下）〉，《高市文獻》，6（1、2合刊），頁141-150。
- 林智隆（1980），〈旗津今昔〉，《高雄文獻》，5、6期合刊，頁261-286。
- 周榮杰（1987），〈閒談童乩之巫術與其民俗治療〉，《高雄文獻》，30、31期合刊，頁69-122。
- 陳梅卿（1994），〈西羅殿廣澤尊王遶境活動〉，《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0，頁1-27。
- 陳梅卿（1997），〈臺灣廣澤尊王何處來〉，《臺灣歷史學會通訊》，5，頁31-38。
- 陳梅卿（1998），〈旗津神壇〉，《文化視窗》，5，頁31-37。
- 陳震東（1979），〈近十年來臺灣五大都市人口變動之研究〉，《臺南師專學報》，12，頁1-84。
- 葉振輝（1996年11月），〈旗後街的變遷（一八九四~一九〇七）〉，《史聯雜誌》，29，頁1-14。
- 楊玉姿（2002），〈旗津風華回顧〉，《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頁47-61。
- 戴寶村（2004），〈高雄開港通商後的航運與貿易（1868-1895）〉，收於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辦，《「慶祝高雄建市80年暨打狗開港104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五）網路資料

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資料檢索日期：2011年6月。網址：<http://religion.moi.gov.tw/web/index.aspx>。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本市各區歷年戶口數統計」。資料檢索日期：2011年9月27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cabu2/Statis61B2.aspx>。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各區99年底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統計圖」。資料檢索日期：2011年9月27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images>。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高雄市各區100年8月年齡分組統計」。資料檢索日期：2011年9月27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cabu2/statis61B6.aspx>。

（六）訪談記錄

莊傑閔（朝陽殿負責人）。2011年6月訪談。未刊稿。

莊先生（鳳山寺廟祝）。2011年6、10月訪談。未刊稿。

附錄／

旗津區登記之寺廟名冊

寺廟名稱	主祀神像	教派	建立年代	廟址
天后宮	天上聖母	道教	康熙13年	廟前路8號
明心社修善堂	關聖帝君	道教	1966年	吉祥巷68號
清音宮	西秦王	道教	1968年	中洲里
天鳳宮	甘露神	道教	1964年	旗下里9號
閻羅殿	包公	道教	1971年	中洲一路52號
廣濟宮	媽祖	道教	1912年	中洲一路
勸善社至德堂	關帝、觀音	道教	1960年	中洲巷52號
鳳山寺	廣澤尊王	道教	咸豐10年	中興里4鄰
保安金山寺	觀世音菩薩	佛教	1970年	中洲二路117號
紫竹寺	觀世音	佛教	1968年	中洲里第1鄰
天鳳宮	吳府千歲	道教		上竹里144號
朝龍宮	天上聖母	道教	1963年	南汕里北汕巷
萬應公廟	萬應公媽	道教	1946年	慈愛里82號
文武聖廟	孔子、關羽	道教	1964年	廟前路80號
旗後臨水宮	順天聖母	道教		通山路107號
高雄市鳳天宮	五府千歲	道教		敦和街2巷弄13號
福壽宮	劉府千歲	道教		旗津三路954巷11之1號
三聖公	彩鳳公	道教		旗津二路257-6號
八德宮	黃極公	道教		旗津二路257之5號
花菓山天音寺	齊天大聖	道教		北汕巷40之號
神農壇	神農大帝	道教		南汕里南汕巷38號
天聖宮	天上聖母 十三太保 鍾府元帥	道教		旗津三路52號
中洲靈聖宮	天上聖母 池王爺	道教		中洲一路937之1號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系統。資料檢索日期：2011年6月。網址：<http://religion.moi.gov.tw/web/index.aspx>。